



臺大醫院院史室口述歷史訪談

文／錢宗良

黃孟偉組長：請教授敘述一下您跟楊泮池校長及謝博生教授之間的一些淵源，然後還有就是在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立過程中，您是如何協助收藏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匾額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木製匾額的過程。

錢教授：有關我在醫學院負責國際事務的那一段時間，楊泮池教授當選醫學院院長以後，謝博生前院長非常照顧楊泮池院長，他覺得歷史傳承很重要，也知道我蠻熱心的也很願意幫楊泮池院長，因此私底下跟我交待，要我幫忙楊院長做好相關的人脈，就是將醫學校區的老中青人脈要幫他建立起來。所以規劃在醫學院的二號館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叫做醫學傳承講座。此傳承講座，主要目的就是把醫學院、醫院，過去老一輩的教授，特別強調就是在臺北帝國大學時代，可能就任教，或者是剛好那時候只當助手的一些資深的教授，請他們回來演講。像解剖學科我們那時候找了蔡錫圭蔡教授，那是謝博生院長最尊敬的老師之一。那像藥理學科找了張傳焜教授，而小兒科、外科、內科都分別有找幾位很資深的退休教授。這傳承講座的細節部分如果醫院這邊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請教內科黃天祥教授。而文字記錄的

部分，有臺大歷史系張秀蓉張教授的大力幫忙。這個傳承講座記錄了那些演講者所講的一些各學科的歷史故事。

謝院長那時候就交待我說要把這事情辦好，我們安排傳承講座配合各學科主任及畢業的校友方便，大概都是安排在星期六下午。我現在講很坦白的話，醫學院院長都很忙，那我們幫忙做幕僚的，就是要把這事情安排好。在演講活動最後結束前，楊院長再忙我都會想辦法把他找來，因為是要感謝各學科的老教授，我們都希望由院長來親自頒感謝狀。所以剛剛講的各個學科，或者各個臨床科別資深退休的教授，都是以臺大醫學院院長身份來感謝他們做這種世代傳承的演講。這是謝博生前院長交代我，必須協助楊泮池院長的一件工作。

除此之外，在那段時間，臺灣大學剛好有五年五百億教育部的經費，如我剛剛提到了我負責國際事務，除爭取到一筆國際事務的經費以外，我也獲知臺灣大學剛成立個博物館群。我跟謝院長及楊院長請示：醫學院是不是可以加入臺大的博物館群？因為我們醫學院二號館裡面，其實已經有典藏一些文物，特別是院史室。院史室裡面典藏的文物，不光是有醫院、醫學院，還包括從臺北帝國大學時代留下來的一些文物。臺灣大學比較有歷史典藏的學系，他們都個別加入了博物館群，我們既然是



臺大的一員，我們應該也有這個機會加入到博物館群。其實，並不是要去校總區爭取什麼經費，最主要就是有個臺大的向心力。因為我們講臺北帝國大學，我們是醫學部，對不對。所以我們認為既然現在已經改為臺灣大學了，臺灣大學有這個博物館群，那我們如果有這個機會加入的話，也可以彰顯我們醫學院這邊在臺灣大學的角色。後來兩位院長均同意參加，因此醫學院二號館，就配合參加臺灣大學博物館群（圖一）。而博物館名稱，特別請教過謝博生前院長，謝院長建議改成醫學人文博物館。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醫學院那棟日據時代建築的大門看一下那個新匾額，上面寫醫學人文館，然後括號二號館，以不忘本。

其實我並不清楚這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匾額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木製匾額（圖二）何時安置在院史室內。所以我推斷，我只能講推斷，因為我在陳定信院長時代帶外賓去參觀院史室的時候，我就介紹這兩塊匾額，那時候這兩塊匾額就已經在醫學院院史室（圖三）。很顯然應該在陳定信院長之前，或就是在謝博生院長那時候，就典藏



圖二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兩個木製匾額；以及“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兩塊銅匾。



圖三 2008年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校長的大理石像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匾額均在院史室。

| 醫學人文博物館揭牌儀式 | |
|-----------------------|--------------------------|
| 時間：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上午 | |
| 地點：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館大廳 | |
| 主持人：戴宗良教授 | |
| 時間 | 流程 |
| 11:00~11:05 | 醫學院楊洋池院長 致詞 |
| 11:05~11:10 | 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 致詞 |
| 11:10~11:15 | 貴賓 致詞 |
| 11:15~11:25 | 播放「瓊城之美」影片 |
| 11:25~11:35 | 揭牌儀式 |
| 11:35~12:00 | 李銀鏡火曜教授 百歲冥誕紀念展 |
| 12:00~12:50 | 宴請返校校友午餐 (基礎醫學大樓2樓書園) |

臺灣大學 博物館群
MUSEUM OF MEDICAL HUMANITIES

圖一 醫學人文博物館配合景福校友活動於2008年11月揭牌。

在院史室。那時候在醫學院的院史室裡面還有幾樣蠻有特色的典藏，像是總督府醫學校山口秀高校長與高木友枝校長的大理石像。就在幾年前，張上淳教授擔任醫學院院長時，院史室重新做了一些調整，兩塊匾額以及裡面的大理



石像就做了一些搬遷。原來兩尊大理石像是放在院史室，聽說因為那個年代有一點顧忌，就是說日本人的大理石像或銅像，不宜擺在二號館大廳。所以才擺放在院史室。近年大概因為臺灣的政治氛圍變得比較開放，所以後來請示過醫學院張院長，院長原則上不反對，所以就在那時候就從院史室，把這兩尊大理石像搬到大廳。配合韓良誠校友捐贈的堀內次雄校長的重鑄銅像均放在二號館的大廳（圖四）。同時我也去跟藥理學科協商，請他們提供原來在藥理學科的杜聰明院長及李鎮源院長銅像一起搬遷至二號館醫學人文博物館大廳。我覺得比較

有趣的事，過去我帶外賓參觀博物館的時候就提問，那兩尊大理石像為什麼可以留到現在？雖然有一點破損，比如說耳邊裂開了有一點破角，但至少保存下來了。而堀內次雄校長的銅像就不見了。我帶外賓，特別是日本來的訪客，我說“During the World War II, Japanese were short of the cannon fire”，那在物質缺乏的情況下，有些銅像後來就被熔掉去作炮彈。我聽前一輩老人家的講法，像最原始的版本的堀內次雄校長銅像，就是被熔掉去作了炮彈。所以我們現在醫學院校區醫學人文博物館看到的堀內次雄校長銅像，是後來韓良誠校友請人再重新塑造，然後再送回醫學院。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過程，我們可以藉由這些留下來的歷史文物，來瞭解過去的一段歷史，包括像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物質缺乏的一個背景。

我再回過來講，醫學院院史室裡面的佈置，那時候院史室有各個醫學院、醫院院長的照片，以及他的生平，簡單的介紹（圖三）。很可惜現在都拆掉了。

有一段敏感的時代，就是1945年日本人回去，到1949年（民國38年），這段時間是一個動盪的年代，那時候杜聰明杜院長幫忙很大，維持了醫學院基本架構。在1949年那段時間包括醫院的院長都會有一些更替，甚至有些人，我們現在都面對歷史，是從大陸來的，後來又跑回中國大陸，而那段歷史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不過，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去請教一下臺大歷史系的張秀蓉張教授，她為了這段歷史，特別去釐清也去考據，包括這些過去的醫院院長或醫學院長的更替。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位，名字我不大記得（第二任臺大醫



圖四 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校長的大理石像移至二號館的大廳。



院陳禮節院長），他只有在臺大待很短時間（1947年1月-1948年7月），就跑回中國大陸杭州。在我協助醫學院接待國際外賓的時候，那時候兩岸政治氛圍比較緩和，大陸一些與醫學相關的訪客很多。我記得接待的是這位僅待在臺大幾個月院長的女兒，她是北京協和醫學院一位很資深的教授，她來到院史室這邊認親，找到她父親的照片。回過來說我們要尊重歷史、還原歷史，也就是我們在學校裡面教育下一代的，歷史傳承很重要，所以這些歷史文物我們很希望能夠繼續保存下來。我要特別再感謝張秀蓉教授，她非常熱心，她是臺大歷史系退休的老師，但是她對我們醫學院、醫院的這些歷史來龍去脈，她投入了很多心血，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特別感謝張教授對我們醫學院、跟醫院的一些貢獻。

黃孟偉組長：請教錢老師是不是還有收藏其他臺大醫院或是醫學院相關的文物？對於醫學院或跟醫院的院史室典藏及對未來文物的保存跟展示有沒有什麼期待？

錢教授：有關這兩個匾額的典藏，我個人只是暫時保管，這不是我個人的。我一直始終認為面對所有醫學院的文物、醫院的文物，我們算是一個階段性，在學校服務的老師，我們就要善盡保管之責任。我蠻重視的就剛剛講的一個傳承，所以這“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匾額在上個月我帶外賓來參觀醫院院史室的時候看到有照片，我覺得很可惜真品未能展出。我在醫學院的院史室後來整修以後，兩個匾額就被我收藏

在醫學院地下室裡面。我覺得既然有實際的文物，為什麼不把它呈現出來。因此我就跟醫院吳明賢院長還有賴逸儒副院長都提到，我很樂意將把這塊“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匾額提供給院史室，來擺在醫院院史室陳列。至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那個匾額，我就交給目前臺大醫學院倪衍玄倪院長，在他的辦公室裡面有一個是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大理石舊的石牌，所以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那一塊匾額，就交給倪院長，就可跟著第一代的臺灣大學醫學院大理石牌擺在一起，我覺得這會比較恰當。

剛剛有問到除了這裡這些匾額以外，我還幫忙典藏了一些什麼文物？因為我在醫學院擔任行政工作，就是幫忙負責國際事務以及學生事務的時候，楊院長對我算是蠻支持的，允許我參與一些文物的整理。那時候的總務分處鍾寶敏鍾主任，在這我要特別感謝鍾主任，他讓我到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B3的保存室參與整理，就是一些過去醫學院拆下的儀器設備、椅子、板凳等等。因為我個人也有這個興趣，我就去找一些以前的實驗設備，大概都是以在臺北帝國大學時代的一些歷史文物。有一、兩樣實驗用設備我把它整理後，配合臺灣大學博物館群活動，參加在大學校史室的一個特展（圖五）。其中也包括兩個“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銅匾複製版（圖二、圖五）。除了這些比較貴重的文物以外，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典藏，目前還在我那邊的就是幾個板凳，大家想說板凳有什麼，這些板凳跟書桌其實都有一些臺北帝大時代的烙印，烙印就是那種火燒的鐵塊壓在木板、木



圖五 配合臺灣大學博物館群活動在大學校史室的特展，展示在臺北帝國大學時代的文物包括兩個臺北總督府醫學學校銅牌複製版。

頭上面的，像這些板凳，有烙印著解剖學教室、生理學教室、醫化學教室、病理學教室（圖六）。還包括醫學部部長（醫學院院長）的會議桌，這會議桌大概是六到八人座的桌子，那桌子也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維修，但不是做得很好。還有三、四張講座教授那時候開會



圖六 臺北帝大時代的會議椅子與板凳，在各種板凳椅腳或椅背烙印著解剖學教室、生理學教室、醫化學教室、或第二病理學教室等標記。

的坐的椅子。這種椅子我想在醫院仍有一些，就是那種側邊有扶手椅子（圖六）。回過來講有一些大型的儀器設備，因為我個人人力有限，所以這些設備還是典藏在醫學院地下室三樓保管組，由醫學院的保管組負責繼續保管，像是1960年代進口在臺灣第一部的生物電子顯微鏡等。

我過去在科技部服務的時候，與故宮馮明珠院長負責主持協調一項數位典藏計畫，剛好跟國家圖書館有互動。剛好解剖學科留有一批日據時代很流行那種繪葉書，漢字寫繪葉書，英文就是postcard。大概有四五百張是臺灣舊時的風景，像總督府、臺北車站、臺中車站、霧社、日月潭等（圖七）。當然還包括臺大醫院在常德街那個時代的舊的影像（圖八）。這些繪葉書我發現國家圖書館可以幫忙做數位化，我那時候還是在科技部當次長的時候，因為固定會跟國家圖書館館長開會，藉由參觀國



圖七 典藏的臺灣舊時風景繪葉書。包括在總督府（左上）及臺北停車場（右上）；臺中停車場（左下）與日月潭風景（右下）。



圖八 風景繪葉書上時稱的臺北醫院（上）及現今臺大醫院影像（下）。

都給了國家圖書館做數位典藏，但是臺灣大學圖書館卻沒有。後來我就將數位化檔案，再送給臺大總圖書館。這些數位典藏資料，如果你現在上網去Google查都可以找到這些在國家圖書館的數位檔。我想這些數位化文物影像就是公共財，希望能夠分享大家。不要說自己典藏起來都不讓別人看。那些紙本繪葉書在我退休之前，我一定會交給適當的典藏單位，譬如講說我們醫圖或是臺灣大學圖書館，因為他們有比較好的恆溫恆濕環境來典藏這些文物。

今天當一個臺大醫學院的老師，我們所扮演傳承保管的角色，如剛剛提到一些文物，我始終不認為這些東西是個人的。一個文化歷史傳承的文物，不應該用金錢去衡量的。我們除了可利用數位典藏共享以外，歷史的文物就該屬於無價的公共財。我想我大概就做這些補充，謝謝。

家圖書館的機會就拜託館長，將這批繪葉書幫忙做數位典藏。他們做非常專業的數位典藏，還包含那些編碼。然而原始的紙本繪葉書，我不能送給國家圖館，這是臺大的資產，我還是要拿回來，所以目前這些繪葉書還在我這邊。數位檔我不光是給國家圖書館，後來被臺大總圖圖書館的館長知道以後，他還怪我很過分，

後記

感謝臺大醫院秘書室李苓令主任、黃孟偉組長及李君峰管理師的邀請與安排；另感謝臺大醫院教學部協助製作編輯口述歷史之影音檔。

（作者係解剖學研究所1989年畢業，目前任教於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